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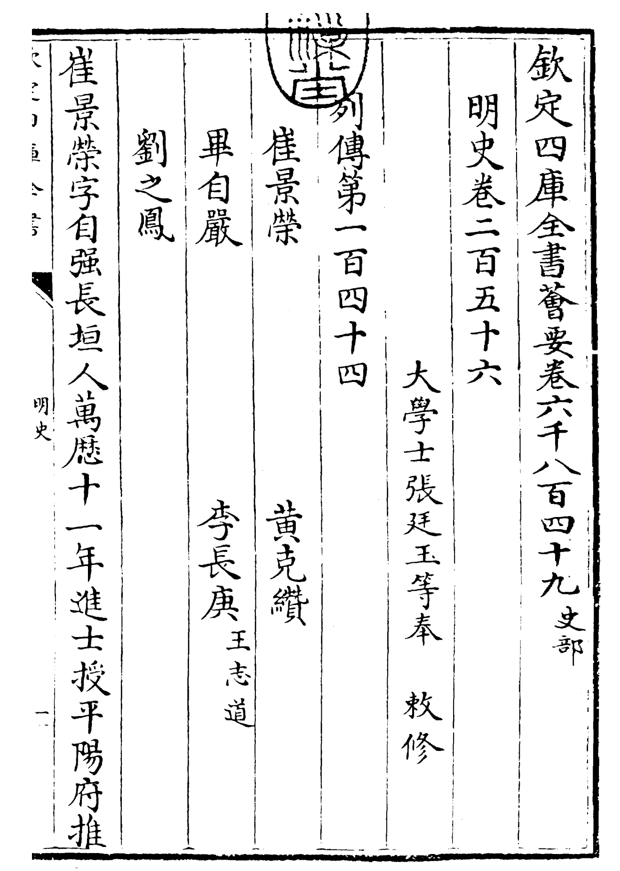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至二百五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四十九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榮 黃克纘

畢自嚴 李長庚 王志道

劉之鳳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

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罷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界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為請蠲蜀一歲租䘏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敘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卿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親督戰破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絶銀定既失導

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能等挾欵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年入為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踰年起宣府大同總督召還晉兵部尚書會遼瀋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

南星即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為具揭尋以景榮書為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遂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黄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歷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税論劾税使陳增馬堂他恵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參賛南京機務為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名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宮其内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

珠寶下吏克纉擬二人辟餘俱末減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克纉言姜昇鄭穩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况選侍篋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自惟請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於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纉首入其言帝不悅責克纉偏聽命如前旨已楊漣陳移宫始末帝即宣諭廷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克

纘皇恐上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涉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跡斯為大孝若謂黨庇李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論之謬末言羣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為名妄希脫罪克纘墮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畧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為元子者為忠為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
神宗既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為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為二后者為

忠為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
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宮幃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
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
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
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為言乃已無何給事中
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
允成並劾克纘是非舛謬克纘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
故為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纘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纘

奏辨再乞休帝不問天啟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
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
為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詆其滅倫常昵私交昧大
義克纘憤援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弒力詆文周且白
選侍無毆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纘先
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
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
恝然於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

諸請安選侍者益得藉為詞焉是時王安已死魏忠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牴牾如此克纉歷官中外清彊有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羣小排東林創要典率推克纉為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纉移疾詔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月十二日魏忠賢盡逐東林名克纉為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者不就卒於家

畢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除松江推官

年少有才幹徵授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道參議內艱闋分守冀寧改河東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備參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召為太僕卿天啟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設鎮海諸營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軍由是可用魏忠賢令錦衣千戶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以無駕帖疏

諭之報聞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嚴言撮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畧自嚴請為監軍山東白蓮妖賊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初萬歷四十六年遼左用兵議行登萊海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語詳李長庚傳及是長庚遷乃命自嚴代敘前平賊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左侍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委自嚴又議討朝鮮自嚴言不可遽討當俟請貢輸誠東征効

力徐許其封耳京師數地震因言內批宜慎恩澤宜節人才宜惜內操宜罷語甚切直自嚴在事數年綜核撙節公私賴之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戶部尚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殿工自嚴持不可遂引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自嚴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薊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

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羸餘乃京支雜項八十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内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

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厫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酤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詔輯賦役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混派有司聽奸吏

暗濾瓜分其弊為花派當大為申飭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天下給事中汪始亨極論盜屯損餉之弊自嚴言相沿已久難於覈實請無論軍種民種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議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缺自嚴給發如期又疏言最耗財者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則有撫賞名買修築諸費皆不可不節帝褒納之具冬京師被兵帝憂勞國事旨中夜數發自嚴奏答無滯不敢安寢頭目臃

腫事辛無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敘遵永克復功再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陳時務十事意主利民帝悉採納又以兵餉日增屢請清覈而兵部及督撫卒為寢閣復乞汰內地無用之兵帝即令嚴飭然不能盡行也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毆試讀卷首薦陳于泰乃輔臣周延儒姻婭自嚴引疾乞休

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覈其錢穀
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
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
帝令主庫者核實無有帝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帝益
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踰
月給事中吳甘來復抗疏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敘
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賜卹如制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勵清操入為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盡心荒政民頼以蘇盜蔓武定諸州縣討禽其渠魁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後言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為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戸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

遼騎駐天津即以長庚為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撫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録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

益於下他若陜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
國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内供正額及軍
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
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於是戶科給事中官應
震上言考會典於内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
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
内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為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
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

二十二年題準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内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各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盡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斂之於内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即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内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

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舊制陛下獨不聞耶帝卒不聽時諸事搬始百務坌集長庚悉辦治天啟二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就移戶部明年召拜戶部尚書未任以憂歸崇禎元年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為吏部尚書六年正月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

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立賜譴黜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為萬世口實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志道漳浦人天啟時為給事中議三案為高攀龍所駁謝病歸其後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長庚不植黨援與温體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學為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為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並追

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爲民家居十年
國變久之卒
劉之鳳字雝鳴中牟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御
史天啟三年六月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本
末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關內又請亟罷
內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瀆奏者罪無
赦六年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奪其職崇禎二
年起故官帝名周延儒燕見宵分始出之鳳偕同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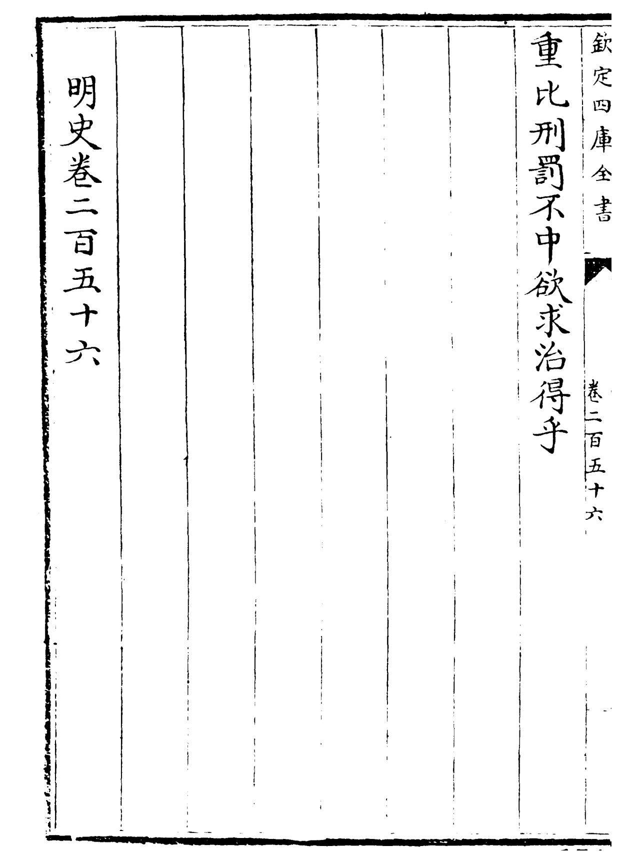
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延儒一人捐軀為國使陛下眞若廷臣無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樹所私曰為馮銓霍維華等報怨此一名也於國事無纎毫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忤旨詰責已復列上五事曰舉謀勇止援兵練土著密偵探選守令俱見採納累遷刑部侍郎遂代鄭三俊為本部尚書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録高牆罪獨不與上疏言之

報可嘗與左侍郎王命璿白對平臺論律例及獄情帝申飭而退時有火星之變之鳳特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為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病帝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絞給事

中李清言於律未合同官葛樞復論救帝怒鐫樞級調外十三年四月之鳳獄中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計崇禎朝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喬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之鳳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范景

文未改任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名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

贊曰崔景榮黃克纘皆不為東林所與然特不附東林耳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已也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豈篤論哉畢自嚴李長庚計臣中辦治才而自嚴增賦之議識者病焉劉之鳳議獄不當罪止謫罷竟予



重比刑罰不中欲求治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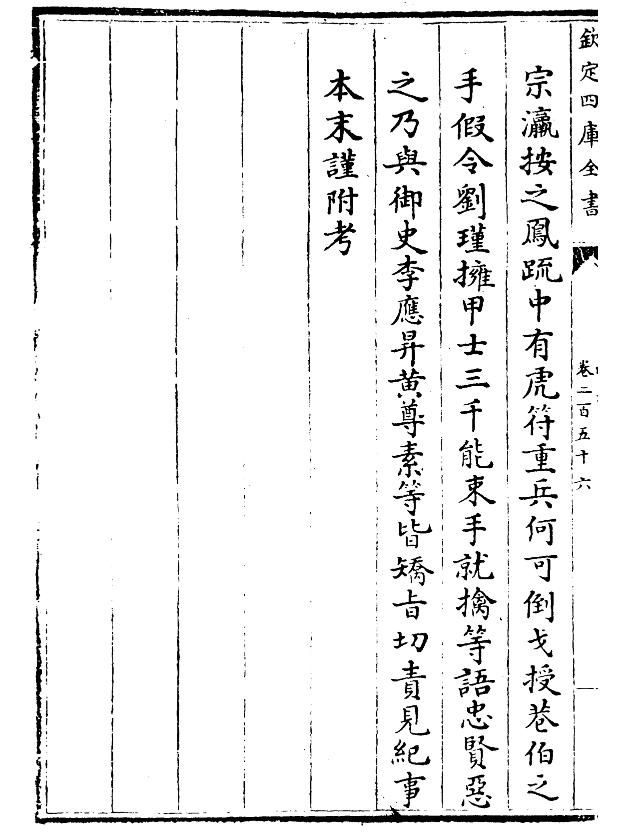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考證

黄克纘傳劾税使陳增馬堂　臣章宗瀛按明神宗二十五年命太監陳增税東昌馬堂税臨清克纘劾之不報見紀事本末謹附考

畢自嚴傳以六罪自劾　臣章宗瀛按六罪大意以司計無術貽禍封疆自劾乞罷見明崇禎實録謹附考

劉之鳳傳又請亟罷内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　臣章



宗瀛按之鳯疏中有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巻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等語忠賢惡之乃與御史李應昇黄尊素等皆矯旨切責見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張鶴鳴弟鶴騰　董漢儒汪泗論

趙彥　王洽王在晉 高第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飈兄元飂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歷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歴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陜西右參政分廵臨鞏以才略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廵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粤西猺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即為民合即為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

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勦猓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

晉竝臥家園不赴至天啟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尅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負氣好謾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

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
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
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
宜竝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
已棄廣寧遁鶴鳴內慙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
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
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諜厚噉蒙古炒花宰
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

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宏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抵言廷弼僨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為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於樹罵賊死年八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董漢儒開州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為
户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冐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閽三
殿門惟聞縱酒淫刑黷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
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
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
副都御史廵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責湖廣四千四百
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
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

繫者又為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啟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二千入衛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疏虛聲未可長恃又請誅逃將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

命逮治思任等而大藩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禽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廕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闋遂不召追敘甘肅功即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

户卒贈少保謚肅敏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垍嘉靖中進士歷官福建兵備僉事分守福寧倭犯同安垍釋重囚七人為軍鋒擊倭却之捷聞賚金幣泗論中萬歷三十八年進士授漳浦知縣調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繕城堡徵擢御史首請杜內批以嚴履霜之漸又請召還科臣楊漣等以作士氣巡按江西敦重持大體奸宄肅然宗人祿不給疏以橋稅贖鍰存留接濟歷太僕寺少卿嘗識黃道周於諸生中人服其精鑒

趙彦膚施人萬歴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遼陽既失彦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彦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旦數百里萬歴二十三年有司捕

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於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竝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

兵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為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兖州為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兖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遊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鄒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彥視師兖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

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横河時賊精鋭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遊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鋭於黄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

躙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至是始伏誅于宏志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圍走為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彦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賑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

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為哈剌慎部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為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

忠賢捄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略王
在晉遣兵助討彥叙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為南
京吏部數詆彥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昌功濫廕且言
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並京觀毁之尋追叙兵部時
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
邱服闋補長垣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
明具廉能為一方最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郎

中天啟初諸賢彙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廵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羣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修武備核實兵衡將材覈欺蔽懲朘削勤訓練釐積蠹舉異才弭盜賊帝並褒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廵撫張宗衡爭插漢款戰事帝

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定
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
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
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
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歷初總督張佳允巡撫張
國彥行之薊鎮為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
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問遺天施地生之利而
日講生財之術為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

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

裨軍食無鈌帝稱善卽命行之嘗奏汰年深武弁無薦

者四十八人以邊才舉監司楊嗣昌梁廷棟後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

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

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

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

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强敵宵遁帝領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為洽惜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

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啟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恇怯劾罷去崇禎二年冬

大清兵破灤州第竄免

梁廷棟鄢陵人父克從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歴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歴儀郎郎中天啟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下為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畧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

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特召廷棟掌部事時京師雖解嚴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刺廷棟同官陶崇道復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為巡撫總督本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為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

以為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亡也謂制敵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廷棟疏辨乞一巖疆自效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言廷棟輕於發言致臨洮固原入衛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僉事其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

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懽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

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内竝咨怨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陜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襃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私不為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宏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囑兵部廷棟亦劾宏勛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也

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已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
御史水佳允者宏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
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闗薊撫劉可訓納賄
營私廷棟疏辯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
主插漢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
頗為奸利廷棟庇之後佳允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
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俱有迹
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

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楊嗣昌總督宣大
山西軍務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乃廷
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
師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
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黄藥求死八月十
九日
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已法

司定罪廷棟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旣歿其父克從尚在後賊破鄢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淹死於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歴二十九年進士知長興縣四十三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内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黄河水稽天熏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

水沴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内庫大實外庫太虚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黄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諱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吴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魑魅之人漸

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逐窮楊粤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亓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為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啟元年以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營伏虎山選練蒼

頭軍以資守禦永樂中齊王榑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號齊庶人有睿爁者自詡異表與奸人謀不軌明遇捕獲之寘其黨十餘人於法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草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即位釋還崇禎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左遷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召拜兵部尚書疏陳四司宿弊悉見採納楊鶴被逮明遇言

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剿並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貸固亦宜剿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絕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疇諭賊黨殺賊自效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叙錄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宏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帝亦納之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過信巡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愈猖獗萊城被圍幾陷乃調關外軍討定之語詳徐從治傳當是時我

大清兵入宣府廵撫沈棨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
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
臺明遇曲為棨解帝不悅逮棨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
杰力詆明遇棨交關悮國同官陳贊化呂黄鐘御史趙
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僨事命解任
候勘尋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改工
部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歴四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歴廣

寧兵備副使憂歸天啟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委之已甚懼即疏請專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旣抵關以八月出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

惟固守當以山海為根基寧遠為門户廣寧為哨探其意專主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桂守寧遠關外規模略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客令所知居言路者詆

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闔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
畢其言入告適鳳翼遭内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為世
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趨利巧於
避患廷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
年冬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鳳翼前撫保定
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
祠者俱入逆案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

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既復遵永四城叙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條奏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為兵部尚書明年二月召對平臺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同奉為國任事潔已率屬之諭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給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

食二餉帝竝從之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以兵事日棘劾鳳翼溺職鳳翼連疏乞休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

大清西征插漢師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閑住帝以為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

奇瑜以招撫僨事給事中顧國寳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剿中原羣盜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别遣一人為總督鳳翼不能決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請以江北廵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温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燬鳳陽皇陵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鄉里為憂

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辯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為期督臣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

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益以祖寛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闗内者屬承疇在闗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闗則承疇合勦於豫盡入闗則象昇合勦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

此賊何日平乞嚴敕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為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

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必至無所適從顧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寛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軍殺將明日又陷邑殘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廵撫豈法之平顧樞臣自今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寛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内鄉淅川大山中闖中賊亦由閿鄉靈寳與之合鳳翼請敕

河南鄖陽陜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

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彦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尚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

官羅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已已之變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勦寇功有詔敘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温體仁

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追責乃竟以畏法死

陳新甲長壽人萬歷時舉於鄉為定州知州崇禎元年入為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征繕悉倚賴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為言乃報可新甲言臣豪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

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以戎備久弛親歷塞垣經前人足跡所不到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頹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為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歿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

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其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讐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諸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亦不問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龍為兵部尚書自宏治初賈俊後一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為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

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竝採用之復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即與優叙若四郊被寇與失機竝論帝即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啟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傳宗龍孫傳庭竝以微

罪繫獄新甲於召對時稱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鐫秩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絶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吴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

圍可立解絡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絡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為我
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深以為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爆劾新甲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

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貴為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殁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

陛陛後見彊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陛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論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陛陛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駴愕交章劾陛陛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悞以為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慍

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

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黄霧四塞識者以為不詳及是果應

馮元飈字爾弢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年元飈與兄元飂同舉於鄉明年元飈成進士歴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户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飂力爭時元飈亦疏論中官兄弟俱有直聲無何上疏

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又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復薦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飈復撫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遂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鳳陽皇陵燬廷臣交論溫體仁王應熊朋比悞國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

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遷禮科右給事中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宫講官左諭德黄道周為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詆之元颷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而疏詆元颷帝皆置不問由户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

改南京太僕卿就遷通政使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颷多智數尚權譎與兄元颺並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颷因與善延儒欲以振饑為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颷令引吳甡入閣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颷沮止之開元以是獲重譴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颷署部事一日帝召諸大臣遊西苑賜宴明德殿因論兵事良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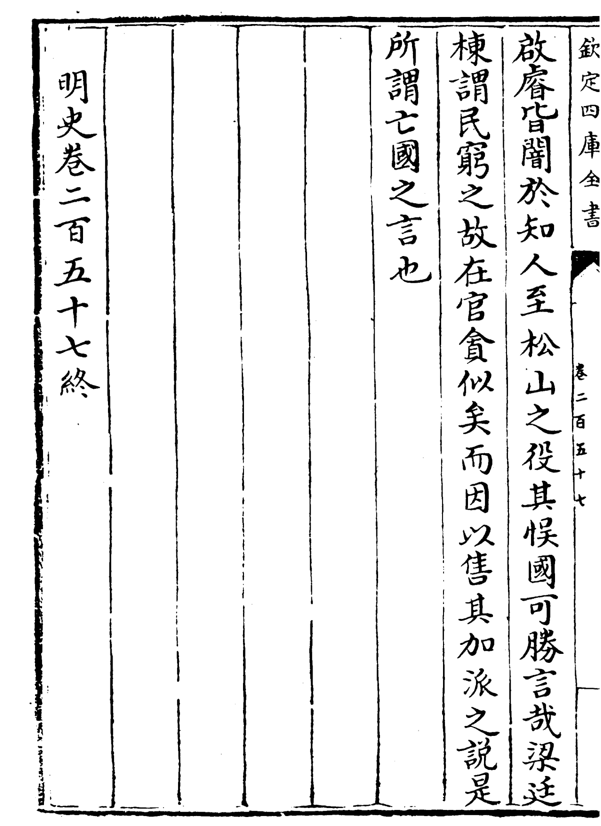
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内製火箭次第示元飈元飈為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馬缺久無踰卿者元飈以多病辭乃用張國維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飈為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飈顧不能有所為河南湖廣地盡陷闖寇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劇乞休帝慰留之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飈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飈謂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陳宜致賊而不宜致

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鬭白高兩將不可任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福王時元飈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元飈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使悞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元飈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事元飈抗疏謂内臣當別立公署不當踞二部

堂二部司屬亦不得至彝憲門犯交結禁帝責以沽名彝憲亦愠元颷請告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蘇松兵備參議温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奥主元颷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廵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廵按倪元珙以屬元颷元颷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竝獲譴元颷謫山東鹽運司判官

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明年敘軍功廕一子錦衣衛時元飈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元飈疾而元飈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飈乃由海道脫歸是秋九月卒

贊曰明季疆埸多故則重本兵之權而居是位者乃多庸闇闒冗之輩若張鶴鳴之任王化貞陳新甲之舉丁



啓睿皆闇於知人至松山之役其悞國可勝言哉梁廷棟謂民窮之故在官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説是所謂亡國之言也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考證

趙彦傳先是薊州人王森倡白蓮教　臣章宗瀛按明紀本末王森作深州人與此互異附考

陳新甲傳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豈不甚於薄城耶豈舊本作七　臣章宗瀛按戮辱親藩葢指新甲任兵部時襄福二王被難而言但句七字字與上下文俱不貫考明崇禎本紀流寇之禍親藩被害者襄

福而外則有貴陽王至秦王之降楚王之沈於江皆崇禎十五年後事新甲以十五年八月誅安得論及此七事當是豈字之訛謹改

馮元飈傳時鳳陽皇陵燬　臣章宗瀛按陵寢之變將大赦元飈請復先後建言諸臣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黄道周等官又崇禎十年正月朔日食元飈復指斥内閣皆不納見明實録傳未載謹附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許譽卿　華允誠

魏呈潤　胡良機　李曰輔　毛羽健　黄宗昌　趙東曦　韓一良

吴執御　吴彦芳　王績燦　章正宸

黄紹杰　李世祺　傅朝佑　莊鼇獻　李汝璨

姜埰弟垓　熊開元方士亮

詹爾選　湯開遠

成勇　陳龍正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啟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

嬈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何異忠賢
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
廠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逼役用立枷法士民槁
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縉紳
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
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還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為早
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
謇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莊烈帝即位誅崔魏將大

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讎東林尤陰鷙詔定逆案頒璫者即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銓席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己亦璫孽也遂訐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七年起故官

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温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罷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巔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

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覩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冒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為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速禍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責之而是時言官吳履中等復交章劾體仁應熊交相贊美其擬旨慰留曰忠悃曰盡畫曰絶私奉公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蓋安在而奉公濟艱者何事也譽卿再疏論帝仍不問譽卿曰皇上臨馭有年法

無假貸獨於悞國輔臣不一問今者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顧從容入直退食委蛇謂可超然事外乎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啟時謝陞方爲文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慍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冢陞等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

仁惡尤甚當先去之御史張纘曾乃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晉又搆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為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劉達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禄卿不赴國變薙髪為僧久之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

川參政允誠舉天啟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黴行察知之賜白金叙功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温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畧言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通揑箅

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
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一師屬大
僚驚魂於囬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
直指風裁徒徼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
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
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
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畸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
於築舍用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

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朋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

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已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

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别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佝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紾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拔鄧英以諭沈

演而譎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遂此非事之章明
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
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孝養母母年八十三而
終後爲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即引疾歸允誠踐履
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啗之允誠拒不
應入南都士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
肯薙髮與從孫尚濂駢斬於南京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三年冬䟽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廵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瞿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並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又陳閩海勦撫機宜六事並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䟽言驛站所裁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兩鄉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是猶剜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萬

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為稽核乎邊報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頻聞躐加峻秩門客厮養詭名戎籍不偕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為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褒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飭又條陳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帝皆納其言熹宗時司業朱之俊議建魏忠賢祠國學

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罝籍責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觧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漏逆紊及是之俊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與萬齡棄西市之俊由是廢宣府監視中官王坤以册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劾呈潤上言我國家設御史廵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璫削籍令果有罪則有回道考覈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

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級出之外良機者南昌人也字省之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天啟間為御史嘗糾魏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忠賢憾之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為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鎮年滿當代以其敏練再

巡一年至是遂為坤劾罷時又有御史李曰輔者亦以論中官獲譴廷臣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劾坤亦獲譴云曰輔字元卿亦南昌人也與胡良機同里閈萬歷中舉於鄉為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燮元計兵事偕諸將攻復重慶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山西又命王應朝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

希詔監軍西協又命吳直監餉登崑李茂奇監茶馬陜西曰輔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内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崑陜西又有兩閹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啟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厭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為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内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為先陛下不築黄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譎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東䲭

守馭初上海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入為刑科給事中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不報適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時監宣餉且請代東曦上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逮巡撫沈棨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推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為己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陛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即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

宣鎮擅和竇坤奏發何謂欺隱調東曦外任謫福建布政司都事與時呈潤起官以光禄署丞終良機起光禄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東曦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召東曦為給事中曰輔為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楊維垣入大罪及阮大鋮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彦久無功羽健言

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户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兩畢節止百餘里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即議行後果平賊已陳驛遞之害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即飭所司嚴加釐革積困為蘇當是之時閹黨既敗東林大盛

而朝端王永光陰陽閃爍溫體仁猾賊周延儒回佞言路新進標直之徒尤競抨擊以為名高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以科塲舊事延儒助之惡且目攻已者為結黨欺君帝怒而為之罷會推吳御史黄宗昌疏糾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箝後來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憤朋黨之説曰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之連袂登進者為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為相黨而去乎

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正孰邪不觀天
啓七年前與崇禎元年後之天下孰危孰安今日語
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哉一夫
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帝責
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辭遞原之太常少卿謝陞求巡
撫於永光永光長吏部陞當推薊鎮畏而引病以避後
推太僕則不病羽健劾陞永光朋比宜並罷永光召對
文華殿力詆羽健請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曰究言

官非體也帝不從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華殿獨召延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閤門猶啟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黃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初為御史請斥矯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敘功止先

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
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糾乃
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偽不可貸遂列上黄克
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吕純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
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吕圖
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劾周延
儒貪織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二年冬
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為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鉦

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決者久之宗昌至羣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永光意忌以為不先劾承薦也鐫宗昌四級宗昌遂歸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莊烈帝初在位鋭意圖治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訶譴而王永光長吏部尤樂沮之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給事中言陛

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其尤者帝大喜召見廷臣即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遍視閣

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訐人者則令密奏五日不奏而舉周應秋閻鳴泰一二舊事為言語頗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環傾音琅然而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則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魄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則對如前帝欲一良指實將有所懲創一良卒以風聞謝大不懌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盾褫其官

吴執御字朗公黄巖人天啟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為貪墨藏奸藪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比𨾏用王元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賄舉尹同臯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納其言請召黄克纘

劉宗周鄭鄤忤旨譙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强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翺葉盛輩所為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

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為奸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内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彦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

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為申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彥芳字延祖歙縣人為御史大淩被圍疏論孫承宗又駁逆案呂純如辨寃之謬登州用兵請設監軍中官至是譴歸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又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卒福王時復官彥芳

績燦兩人者皆以天啟五年舉進士彥芳授莆田知縣

績燦授興化知縣又皆以治行髙等擢崇禎四年御史

並有聲其免官也又皆以薦才不中與吴執御同論譴

云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崇禎

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勸帝法周孔黜管

商崇仁義賤富強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温體仁私人也

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體仁引為助為營入閣正宸上

言應熊強愎自張何縁特簡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柰何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獄拷訊竟削籍歸九年冬召為户科給事中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禮之特重正宸出其門與搘拄歲旦朝會帝隆師傅禮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毋縁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禄私親暱語皆風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廵撫江禹

緒為宣大總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
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輔馮銓力
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復銓冠帶正宸爭之事遂寢其不
肯阿徇如此未幾會推閣臣救李日宣謫戍均州語在
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正宸故官正宸痛舉朝無討賊心
上疏曰比者何北山左各結營寨禽殺偽官為朝廷效
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
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為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

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
淮上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
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
大矣渠無人應運而出哉魏國公徐弘基薦逆案張捷
部議並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
薦起阮大鋮正宸並疏諫不納改大理丞正宸請假歸
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
黄紹杰萬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

考選給事中需次効罷奄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補授兵科五年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希詔内豎訐邊臣辱國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罷希詔帝不聽久之文衡以閑住去紹杰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紹杰疏論大學士溫體仁曰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

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
歲不旱蝗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
既久竊瞷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
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
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攖其兇
鋒也凡此台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
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體仁貶紹杰
一秩體仁辨且訐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

秉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為人
指授耶因列其罪狀東南不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
彭汝楠致失機宜用貪穢胡鍾麟為職方郎而黜李繼
貞囑尚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為南京總憲錮正人
瞿式耜等庇姻婭沈棨為宣撫私款辱國庇主考丁進
從寬磨勘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
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
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僨悞之愆體仁

猶辨且以朋黨為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傑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盗失黄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謫為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再劾體仁悞國召寇再謫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先是七年正月給事中李世祺論温體仁及大學士吴宗達並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

壽生青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禱雨未應乃進修政之說三曰恤饑甸議催科預儲備帝並納之中官出鎮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防專擅內閣入奉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而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而顯操之魏忠賢盜弄神器則賴聖天子躬翦除之

而柰何復躬自蹈之不聽五年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
地動世祺上言曰者輔理調燮無聞精神為固寵之用
統軍衡才無術緩急無可恃之人中樞決策掩耳盜鈴
主計持籌醫瘡剜肉州縣追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
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考槃邁軸之士
杭聲鴻舉一人議疑及衆人一事訾疑及衆事黄衣之
使頡頏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
折强項則釁開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小有摘

發至竟同歸模棱效不效可槩見伏願撤回各使以明
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
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
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謂
延儒嘗語人曰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成何語臣聞之世
祺帝詰世祺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再三世祺執如
初乃已至是論體仁絶世之奸大貪之尤遂貶官久之
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

杜門不出久之卒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行萬歷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啟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勛張道濬為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

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機則欲其箝人口故挫直臣以怵衆徃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責屢遷工科左給事中陳當務十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内批用輔臣五勿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内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救有司修城積粟十二講聖諭六條出封益藩事竣還里九年即家進刑科

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為給事中陳啟新所劾貶秩調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畧言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燮理職在三公體仁為相日月交蝕星晨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

思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强敵内逼大盜四起
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
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
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
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
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袛今文武臣僚幾數百
人駢首圜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
姦在明而人主之去姦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

體仁毋以天變為不足畏毋以人言為不足恤毋以羣
小之逢迎為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為必可恃大赦
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帝怒除名下吏按
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勲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
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
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寛恤語
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訕
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當時臺省競言事言不中多獲

譴章正宸莊鼇獻李汝璨之徒好直諫朝佑嘗疏稱之鼇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厰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為刑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歸國變衰經北面哀號作祈死文祈死竟死汝璨朝佑既死福王時復官

翹獻事福王復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横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

臨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

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

恣其所為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紬虚文舉

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横之習蠲災傷田

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

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歴

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歙人楊光

先訐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在

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並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啟新遭母憂塚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為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塚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初溫體仁及薛國觀排異己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盡

反所為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敢謂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倘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憝恐言者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籍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

天錫因寅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延儒及廷推
遂得俞旨適帝有為人出缺諭益舉廷臣積習告戒之
非為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倉卒拜疏
而帝於是時方憂勞天下黙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
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埰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
帝遂太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
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埰情罪特重且二十四
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牘奏陳其速按

實以聞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養性歸過於君而自以為功陛下無此旨不宜誣謗即有之不宜洩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採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

石麒等擬埰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亂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埰開元至午門丞杖一百埰已死埰弟垓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埰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埰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垓

守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垛下獄垓盡力營護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請代凡繫獄釋垛歸塟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蘓州初垓爲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大鋮得志滋欲殺垓甚垓乃變姓名逃之寧波國亡乃解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

等監視闗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决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㑹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䟽廷擲瓦礫嗟歎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為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並貶二秩調外開元不赴

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卒驟遷開元以淹久頗觖望會光祿丞缺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己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慍會帝以畿輔被兵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令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姧人禍天殃迄無底止追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

久之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辯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纍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為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

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為賢數月後即以為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採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

初以為賢繼以為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當是時開元欲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飈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為驟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

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
開元譖譏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
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
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
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始方士亮劾罷密雲巡撫王繼
謨參政錢天錫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給事中
楊枝起廖國遴為天錫賁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
之欲令邱瑜秉政陳演為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

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
冤謂國遴枝起酖殺之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
又言恐代繼謨者未能勝繼謨繼謨得留任十六年六
月廷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
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名起吏科給事中
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
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為僧
隱撫州之靈巖以終士亮歙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

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
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髙今上
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
鐵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
禎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
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已而士亮連劾諸
督撫張福臻徐世廕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吕大
器甘肅總兵馬爌事多施行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

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傳元初兩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無不賢因請起用侍郎陳子

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啟新宜令九卿科道覿面敷陳盡其底蘊果有他長然後授官遽爾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武生李璡搜括富户忤旨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輔臣引咎求㸃遽奉田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璡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

如焚忽聞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為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緇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

疑緩於數丈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

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惝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静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沖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為此言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為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

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其言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茍且之政何者為茍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

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内帑汝更何言對曰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慴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黄簡畧斥爲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即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

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羣小用事憚爾選鯁直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又十二年而終

湯開遠字伯開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經濟自許崇禎五年由舉人為河南府推官帝惡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

臣薦舉不當疑為黨徇惡廷臣執奏不移疑為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掠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寛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参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為亂陛下寛一分在臣子即寛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桁楊慘毒遍施勞臣

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
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足懲過而
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
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
缺往往上以為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為宜畧宜仍之
事朝所為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為推重惋歎
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
可得也蘇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

事平之日擢任監司乃用小過卒以贓擬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事平則錙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所惜者此其一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狂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為法受過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今歲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場不爇自焚陛下不寬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

也臣所惜者此其一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其諳練兩任嚴彊尋因過悞褫革輿論惜之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所惜者此其一監兊主事吴灃宵旦河干經營漕事運弁稽違量行責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譁則為兵易將將譁則為武抑文勇於譁而怯於鬭安用此驕兵驕將為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末復為都御史陳于廷易應昌申辯帝怒切責之河南流賊大熾開遠監左良玉軍躬擐甲冑屢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頗

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以為偏

八年十月上疏曰比年寇賊縱橫撫鎮為要乃陛下於撫

臣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遇之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

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陞廕

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寛假優容者

乎夫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

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分別之法必也撫

臣中清操如沈棨幹濟如練國事捍禦兩河身自為將

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吴甡或麗爰書或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濶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

寬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蘇齡之
失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
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朝廷
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
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勘定大亂未之前
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關
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
保其秩王樸恇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甡並論播

之天下不大為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為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并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追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

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遇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

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胥豎閧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草有旨執奏

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備列其

功狀以告帝為動容命釋還戴罪辦賊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盜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禎復薦之乃擢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閣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寛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為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賊大擾江北開遠數有功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進秩副使監軍如故十三年與總兵官黄得功等大破革裏眼諸賊賊遂乞降朝議

將用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爲泣下贈太僕少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五年進士授饒州推官調鄒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爲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

得失諭德黄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人閣言者咸獲譴勇憤其年九月上疏言嗣昌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屢驚羣寇滿野請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義不畏臣竊為青史慮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訊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黨帝怒竟戍寧波衛中外薦者十餘疏不名後以御史

張瑋言執政合詞請擢用帝以勇有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披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遊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為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寃濫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陶贊舜

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
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
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
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
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
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
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
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顒舉龍正久之刑

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泱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極困魅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極困魅殘以生財為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為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為財則生於地而不窮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

聚歛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監國家命脉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容焉給事中黄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

部御史黄澍以偽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為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

贊曰崇禎時僉壬相繼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衆矣許譽卿諸人抨擊時宰有直臣之風然傅朝佑死杖下姜埰熊開元得重譴而詹爾選抗雷霆之威顧獲放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難信哉湯開遠以踈遠外僚侃侃論事憤惋溢於辭表就其所列國勢亦重可慨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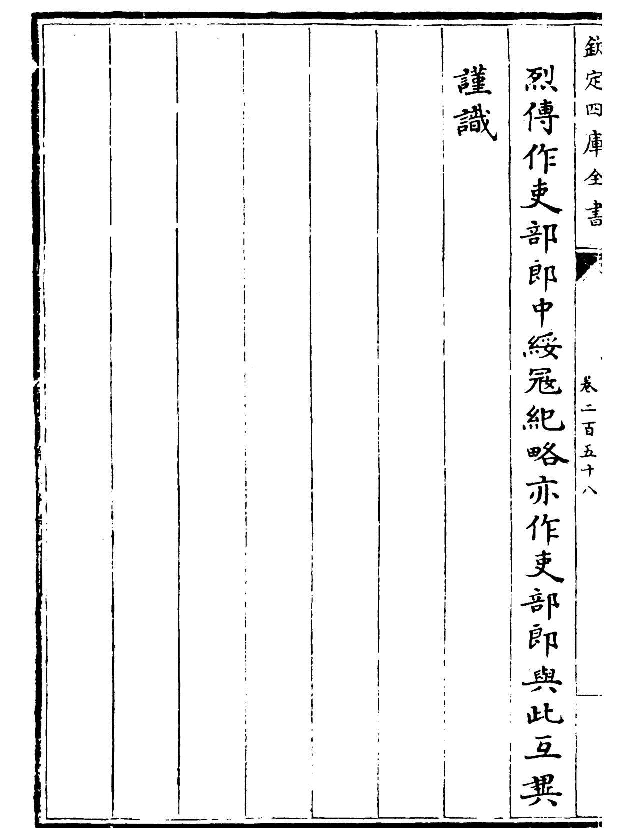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考證

魏呈潤傳　臣嚴福按劉文忠張鳳翼傳忠作中與此互異謹識

魏呈潤傳王應期吳直李茂奇　臣嚴福按王應期本紀及宦官傳期並作朝吳直本紀作吕直李茂奇本紀作李奇茂俱與此互異謹識

湯開遠傳與子給事中昌延　臣嚴福按張昌延見武大



烈傳作吏部郎中綏寇紀略亦作吏部郎與此互異

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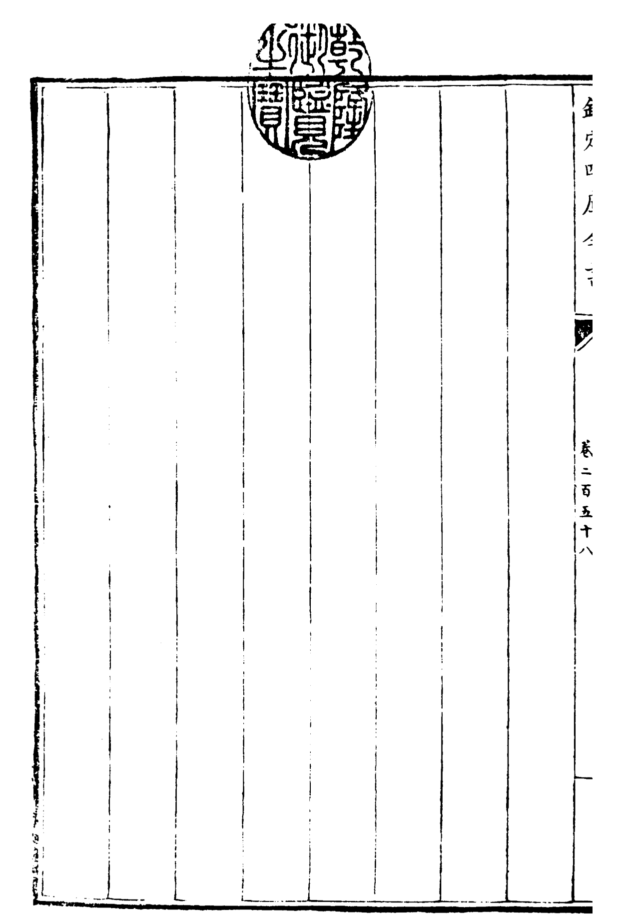
附明史卷二百五十八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諸臣

華允誠

諡忠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